

特别寄稿

孔子之言性与天道

李学勤

吉林大学金景芳先生同吕绍纲、吕文郁两教授合著的《孔子新传》，初版系湖南出版社于 1991 年印行，最近又得长春出版社再版，承惠寄一部，使我有机会重读。偶翻至书中第五章《孔子的天道观与人性论》，有一些感想，写在这里，供大家讨论。

《孔子新传》这部分首引《论语·公冶长》云：

子贡曰：“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，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。”

接着解释说，这段话“证明性与天道是一个很难了解的问题。即便是孔子生时，群弟子中以言语见称的子贡，亦曾以‘不可得而闻也’而兴叹。”^①

金景芳等先生对《公冶长》此章的理解，与近年许多论著大不相侔。通行的观点认为，子贡的话证明孔子只重视现实的人生问题，如政治、道德之类，对于抽象的理论性质的性与天道问题，则无所论述。按照这种看法，孔子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将降得很低，甚至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作用。

这种流行的观点还有一个后果，就是否定许多传世典籍与孔子的关系。事实上，典籍文献中孔子论性与天道之处很多，包括引述孔子的言论，以及被认为经

^① 金景芳、吕绍纲、吕文郁，《孔子新传》，长春出版社，2006，95 页。

过孔子笔削整理的。例如《孔子新传》讲孔子的人性论，即征引《论语》一条，《易大传》六条。如果连子贡都没有或极少听到孔子论性，至少《易传》便应认为和孔子没有关系了。有些考证古书真伪年代的学者正是这么讲的，他们把典籍文献里孔子关于性与天道的论说，都指为儒门后学所撰造伪托。

让我们对《公冶长》此章作一仔细考察。

在文本上，此章没有太多需要考虑的地方。皇侃《论语义疏》等本，在“不可得而闻也”下有“已矣”二字，还有若干本子句下有“已”一字^①，都是加强确定口气的语气词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则作“夫子之文章可得闻也，夫子言天道与性命弗可得闻也已。”于“性”字下增“命”字，使文义更加显豁，是司马迁引书惯例，不会是《论语》原文。无论如何，这些都不影响对章文的解释。

金景芳等先生对《公冶长》该章的解说，估计是来自何晏《论语集解》。《集解》对章文前一句说：“章，明也。文采形质著见，可以耳目循。”对后一句说：“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，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，深微，故不可得而闻也。”性与天道，其理深微^②，故子贡叹其不可得闻。

何晏的解说也不是自创的，至少可以上溯到东汉的桓谭。《后汉书·桓谭传》记他于奏疏中说：“盖天道性命，圣人所难言也，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，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？”便是说性与天道深微难言。这样的解释是历代注疏的主流。后世最广传的朱子《论语集注》说：“言夫子之文章，日见乎外，固学者所共闻也，至于性与天道，则夫子罕言之，而学者有不得闻者，盖圣门教不躐等，子贡至是始得闻之而叹其美也。”大体和桓谭、何晏之说还是一样的，但细节有些不同。

前人也有一些异说，读者有兴趣，可看程树德《论语集释》。这里只就引人注意的两说略作评论。

《论语义疏》引南齐太史叔明《论语集解》云：“文章者六籍是也，性与天

^① 程树德，《论语集释》上册，华北编译馆，1943，227页。

^② 《论语注疏》（《十三经注释》本），中华书局，1980，2474页。

道如何《注》。以此言之，举是夫子死后，七十子之徒，追思曩日圣师平生之德音难可复值。六籍即有性与天道，但垂于世者可蹤，故千载之下，可得而闻也；至于口说言吐，性与天道蕴藉之深，止乎身者难继，故不可得而闻也。”^①此说全出想像，并无原文依据，又带有南朝人物思想色彩，用以论说孔子，实不可取。

清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：“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言定公时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，故孔子不仕，退而修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……据《世家》诸文，则夫子文章谓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也……夫子四教，首在于文，颜子亦言‘夫子博我以文’，群弟子所以得闻也……孔子五十学《易》，惟子夏、商瞿晚年弟子，得传是学，然则子贡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，《易》是也。此说本之汪氏喜荀，略见所著《且住菴文稿》。”^②此说程树德赞为“精确不磨”^③，但以性与天道全归于《易》，与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无涉，显然是不合理的。

近年发现的简帛佚籍，更证明刘宝楠所据汪氏之说是错误的。

上海博物馆藏楚简《诗论》，详记孔子论《诗》的说教，其中有专论“民性”和“命”的部分^④，足见孔子论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并非与性与天道无关。

马王堆帛书《易传》有《要篇》，记孔子老年好《易》，同子贡往复谈论，可知子贡同样接受孔子《易》教，关于性与天道的話与此不能牵为一谈。

《诗论》的发现特别重要，因为这篇极其珍贵的佚籍记录了孔子论《诗》的大量语句，很可能是七十子之徒直接辑集的，其所蕴含的理论观点与郭店、上博简都有的《性情论》（或称《性自命出》）以及《礼记》“通论”部分好多篇

① 程树德，《论语集释》上册，华北编译馆，1943，279页。

② 《论语正义》（《诸子集成》本），上海：上海书店，1991，98页。

③ 程树德，《论语集释》上册，华北编译馆，1943，278—279页。

④ 李学勤，《〈诗论〉分章释文》，载《中国古代文明研究》，上海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5，250—251页。

章，均有相通之处。因此，正如金景芳等先生在《孔子新传》里讲的，孔子绝不是没有天道观和人性论，而且其理论深度还不容低估。

那么，《公冶长》子贡这段话到底应该怎么理解呢？

我认为这确是子贡对孔子赞叹之词。要知道，当时所谓“言”和“闻”每每不仅是说到、听到的意思。“言”有论议之义，比如《论语·子罕》：“子罕言利，与命与仁”，皇侃《义疏》云：“言，说也。”《荀子·非相》：“然而不好言”，杨倞注：“言，讲说也。”至于“闻”也不只是感官的听，《说文》：“闻，知闻也。”^①王筠在《说文句读》中曾分析说：“《孟子》‘闻其乐而知其德’，案《大学》‘听而不闻’，是知听者耳之官也，闻者心之官也。”《广雅·释诂》就直截了当地说：“闻，智（知）也。”这样认识，子贡的话就明白了，他说的是孔子关于性与天道的议论高深微妙，连他自己也难于知解。桓谭、何晏以来的解释是符合本意的。

（作者系中国 清华大学 历史学系教授）

投稿日：2011.7.1， 刊载决定日：2011.12.14

^① 大徐本，小徐及《玉篇》等引作“知声也”。